

楊忠愍公全集

楊忠愍公全集卷之四

蕭山毛大可先生鑒定

後學章鈺梅谿重訂

行狀

楊忠愍公者。諱繼盛。字仲芳。其先小興州人也。當洪武中。小興州數中。口有詔盡徙其民內地。而公之始祖百源者。得保定之容城。遂家焉。百源有子述正。又三世爲公。王父青。青生封兵部公富。爲公父。富有子三人。公其季也。始兵部公娶於曹。而生公。兄繼昌矣。已復媵陳女。生仲繼美。久之。曹復舉公。公始就襁褓。

有奇質。兵部公居恒謂人曰。日者言吾門當驟大。豈是子也耶。然公僅七歲。而母曹竟捐館。陳女妬。日夷公於豎。使牧。公飯牛。牛肥。踰年。從牧。所以閒往里塾。觀里中兒誦讀。揖遜而心好之。歸謂兄。請得受里塾。學。兄曰。若幼何學。公艷然曰。夫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學。兄言於兵部公。奇而聽之。學。公竟學。然不廢牧也。十餘歲。而兵部公亦捐館。久之。兄坐邑賦踐。更公遂

僱役

代○戌邊

一○月一

更謂之○踐

更據

年○譜作收○糧

大戶

此里○長也

稱踐

更謙矣

八補邑諸生踰冠讀書於邑寺僧舍。自勵刻苦。恒讀

至夜分燈且盡。瞑坐而思。屬文會天寒。無下襦。遶屋
行。且溫誦。日所肄。令脛以上微暖。得稍假寐。五鼓起。
汲水。手凍。屬於纒。呵之。乃解。其明年春。諸僧病疫。且
甚。同舍生俱亡去。公獨曰。吾去。僧誰爲治湯藥者。乃
吾死僧矣。則爲之親爨事。問醫調藥餌。僧以次愈。而
兄病疫亦作。報至。公於是奔波歸。日夜不解衣。而扶
侍亦愈。時人異之。爲語曰。疫無鬼。以爲不信。視楊氏
子。公旣爲諸生。數從有司薦。不利。家益貧。然益以勤
苦。其術業益進。遂舉庚子鄉試。明年辛丑。下第歸。當

一〇段〇稍〇見〇蝦〇鍊〇

入太學。公兄繼昌計以入太學。當捐貲爲負笈費。不

可。則乘公出。而強公婦以八石穀。廢著居曰毋溷。乃

公爲也。公游太學。再試居首。爲名高。故薦紳大夫遞

館穀之。稍稍具橐中裝。而婦治農。有天幸。輒歲公竟

事歸。爲酒。召其姻族。奉兄觴。曰始弟所以默而從廢

著者。懼不勝負。笈費爲兄累。今幸有餘。錙足佐兄朝

夕。請得復從。字下。饜可乎。兄愧然許。會復當計。借有

司。以三十金爲公費。公悉推兄。使輸邊。獲散官級。曰

吾道近可徒也。甲辰復下第。再入太學。時祭酒華亭

質賣與積貯也此以措

祝居又誤矣

廢著即廢居言

一閱爲得生色

徐公異公材。爲指授經義甚悉。公遂以又明年之丁未。舉進士高第。授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及與考功郎鄭公曉游。鄭公者。素負鑒以裁一世士。而獨愛重公。謂人曰。夫夫非吾所及也。因爲公語古今成敗得失。與國家典章大者。公主事驗封。而郎中以缺告。驗封掌諸郡邑吏入肄事者。公已夙鉤得其弊。乃爲嚴登籍定序先後。革冒替精誰何。其試吏毋得假手上事又誤矣。明代攻入此乃無一讀書人。卽表表如下。翕然稱服。公旣以曹事簡。稍用其力。詞章久而厭之。而是時關西韓公邦奇爲兵部尙書。韓公大儒公鳳洲適一往謬誤如此况升菴諸君乎可嘆可嘆

始從之而受樂三月而得其數乃謂韓公曰樂體於

理而用於聲者也有器而後有聲夫器理所寄也乃

構桐竹絲漆手製管和矣已製琴及瑟若簫笙埙篪

之類諧而合奏之若一以復韓公公大悅曰技更進

是乎居吾語汝吾欲制十二律之管管各備五音七

聲而成一調何如公退而凝思廢食寢者三日夢大

舜坐投公以金鐘使之擊而謂之曰此黃鐘也公醒

而汗悅若悟者起篝燈促複製管至明而成者六已

而十二管成韓公撫膺高蹈曰得之矣始吾輯志樂

律呂五聲七聲九聲十聲十一聲十二聲皆人聲也先

生於此事殊未之解特此段交勢却好

馬有音五音七聲成一調者况一管祇一聲無簫笙

按孔如蔡元定所製謂可各備五聲七音此音人

瞎馬大謬大謬

成。而九鶴飛舞於庭。其應乃在子耶。韓公既歸老。語
公。樂不足以盡子。吾爲子悉吾天文地理太乙六壬
奇門兵陣之書而授子。公乃徧習焉。而會諸僚有講
聖門之學者。公又從講學。人或謂此曹子什伍賣聲
譽。奈何中之公。不顧曰。道在人志耳。子不聞夫商丘
中誘而投火以得寶者耶。庚戌秋。口大舉躡京師而
南。南中議發兵入援。噉○噉。暗。多言。詞之。名。史。記。晉。鄙。噉。當往者。公奮曰。主辱臣死。
卽無一兵從我。丈夫獨身取單于耳。會口退之。明年。
公滿三載。考道由山東謁曲阜孔顏氏廟。徘徊於俎

解也

何以爲噉

暗當在

誤極

誤極

暗宿

將言

宿將

而善

說詞

者未嘗

作諗

詛不肯

往

豆之間。久之。登泰山絕頂。望雲氣。慨然歎天體之不
盡。益有志於學。以明年辛亥春。抵吏部。甫見。卽遷爲
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時咸寧侯仇鸞。以雲中騎勤王。
驟得兵政。天子虛已聽之。而侯鸞驕。且內畏。口口
請於二邊互市。市馬。侯鸞主之。奉以中國幣帛。議遣
使。公乃上疏。條論其十不可。五謬。大略謂互市。市馬
者。和親別名也。口踐躡我陵寢。虔劉我赤子。而與之
和。忘天下之大讎。其不可者一矣。往北伐之詔下。天
下曉然知。聖意日夜輸其兵食。以助京師。而忽更

之曰和失天下之大信其不可二矣。以天朝堂堂而
下與口口互市。冠履倒置。損國家之重威。其不可三
矣。天下豪傑日夜磨厲其長技以待試。而甘心於口
今謂國家厭兵。無所用之。墮豪傑效用之志。其不可
四矣。庚戌之變。天下頗講習兵事。既久。無故以和弛
之。使邊鎮美衣媮食而自肆。懈天下修武之志。其不
可五矣。往者邊臣私通口。吏猶得以法裁之。今導之
使通。其不勾結而危社稷者幾希。開邊方通口之門。
其不可六矣。伏戎之莽在在。有之往者。厭國威不敢

時盜如李子強聚衆建旗鼓師尚

○詔 徑 撥 至 數 十 萬

肆○詔 徑 撥 至 數 十 萬今謂縣官惛而奉口乃爾其何有於我開百姓不

靖之漸其不可者七矣口昨深入時我雖不敢逆一

矢然彼知我無備也備之已半歲而互市終之彼謂

我尚有人乎長口口輕中國之心其不可者八矣口

狡詐出沒叵測我竭財力而輦之邊口負約不至未

可知也因互市而伏兵若吐蕃清水之盟未可知也

或互市畢即入寇入寇矣而駕誘它部我既無所攝

問之未可知也或以下馬索上價或責我以他賞或

望我以苛禮未可知也墮口口狡詐之計其不可九

○此○後○按○原○文○隔○濯○挑○盪○得○史○漢○筋○絲○之○法○

矣。大約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之後。口馬少。而我帛亦不繼。將何以善其後。不爲國家深長之計。其不可十矣。凡爲謬說者有五。不過曰。吾外假馬市。以羈縻之。而內寬吾以修武備。夫口至無饜也。至無耻也。吾安能一六而應之。是終兆釁也。且吾果欲脩武備。而何所藉於羈縻。此一謬也。曰。吾之馬。吾藉此以資吾軍。則又非也。旣和矣。無事戰矣。得馬將焉用之。且口安肯捐其壯馬。而予我。此二謬也。曰。互市不已。彼且朝貢。夫至於朝貢。而中國之捐貲以奉口。益

大矣。此三謬也。曰：口既利我，必不失信。又非也。夫中國之所開市者，能盡給其衆乎？不給，則不能無入掠。此四謬也。曰：兵危道也。佳兵不祥。夫敵加於已，而應之，胡佳也？人身四肢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此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謬，非唯公卿大臣知之，三尺童子皆知之。然而有爲。陛下主其事者，蓋其人內迫於國家之深恩，而外懼口之重勢。內迫國家之深恩，則圖倖目前之安，以見效。外懼口之重勢，數語亦簡則務中彼之欲，以求寬然。公卿大臣知而莫爲一言。

○恬○勝○原○文○

○數○語○亦○簡○

止之者止則身任其責而危開則人任其責而安
陛下宜振獨斷發明詔悉按言開市者選將練兵聲
罪致討不出十年臣請爲陛下勒燕然之顛懸俺
荅之首于藁街以示天下萬世疏奏上壯之下相
嵩等八臣議咸唯唯侯鸞忼憤曰豎子目不知口宜
其易之乃密疏云云上意遂中變下公錦衣獄就
置訊公持論侃侃不屈獄具貶狄道縣典史狄道在
陝西之臨洮山中其民不畏法而狄道令嚴重公不
敢煩以事公請曰余典史也不敢有他請請得從典

史事令賢其意而許之。公務益共敬其職。冬月受請
讞。竟莫弗倦。臨洮民翕然稱楊公神明。卽監司以難
獄猶豫者。輒問楊典史云何。不以及令也。公少暇。則
進邑諸生爲講說文義。大指諸生人人得意。恨見公
晚。而公捐俸祿。益之束贄。買東山超然臺。剪棘立書
院。以居諸生。祀伏羲而下至周孔。配以濂洛關閩諸
賢。狄道之旁地。故多回夷。其子弟悉習梵典。公召而
約束焉。爲立二經師。而身誨其稍異者。三十人。諸生
日益衆。無所取食。公乃集邑吏。搜飛洒者。伏糧得三

十石而鬻所乘馬及婦張夫人服裝買民間最重賦
地二千畝白於府以伏糧子之乃做古井田意割授
諸生父兄使畝入粟以給筆札及婚喪之費又買城
西廢圃使蒔蔬而引洮河之水灌溉之地益以肥饒
給諸生勝讀矣邑故有煤山生番制之不能開而仰
給薪於二百里外公挾衛指揮單騎往召生番諭之
咸服曰楊公卽須吾穹廬且舍而况此煤山耶邑遂
不苦薪時有稱巡按御史使下邑責鬻褐者公持其
人曰御史無責褐也責褐卽御史吾且得請之其人

一氣聯緒諸事其莽入古

漢文

大。窘。郡。守。尉。為。旁。解。乃。得。脫。去。自。是。無。來。責。邑。禍。者。
 矣。公。之。為。典。史。狄。道。將。二。年。其。吏。民。愛。之。呼。楊。父。諸。
 生。或。稱。關。西。夫。子。此。孩。有。法。而。口。數。敗。約。入。寇。侯。鸞。奸。復。露。罪。
 至。族。公。言。大。讎。天。子。思。之。稍。遷。山。東。諸。城。令。之。諸。
 城。月。餘。即。遷。南。京。戶。部。主。事。之。南。戶。部。三。日。而。遷。刑。
 部。湖。廣。司。員。外。郎。道。復。調。兵。部。武。選。當。是。時。相。嵩。最。
 用。事。建。惡。侯。鸞。刺。骨。而。善。公。策。以。不。得。立。貴。之。為。恨。然。
 天。下。之。惡。相。嵩。甚。於。惡。侯。鸞。公。始。遷。刑。部。即。欲。移。疾。
 歸。既。復。調。兵。部。則。中。夜。起。坐。自。詫。曰。天。子。遇。我。厚。

有。結。構。有。關。

矣。我何以報塞。張夫人從旁笑曰：公休矣，且歸耳。公

曰：何謂也。張夫人曰：夫一侯鸞而困公幾死，今相嵩

父子百鸞也。公何以報為休矣。且歸耳。公霍然大悟。

曰：吾乃今而知所以報也。於是日夜密具疏謀論相

嵩抵任之十二日而疏成，為癸丑元日將上之會。

上方怒諸給事有所行，遣公已抵闕門矣。趨出更十

五日而齋。齋三日乃上疏。其辭曰：臣先因阻馬市罪

應下獄。逆鸞威屬，問官鍛鍊，必欲置臣于死。陛下

特寬其罰，不二年間復至今職。夫以孤直罪臣，天地

十 九 與 阻 馬 市 疏 不 同

此 疏 大 槩 用 原 文

隆恩不死逆鸞之手。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陛下再賜之年。而臣身亦陛下再生之身也。臣夙夜祗懼。思所以捨身圖報。蓋未有急于請誅賊臣者。方今在外之賊。惟□□爲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爲最。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剿絕□□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常劾之矣。然止皆言嵩貪污之小。而未嘗發其僭竊之罪。嵩之奸佞。又善爲撫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

者之非。陛下之仁恕。又冀嵩之感恩而歸於正。故

此處校原文反。拙

嵩猶得竊位。至今爲嵩者。乃日懼言者之多。而益密

其彌縫。幸於得。陛下之留。而愈無忌憚。衆惡俱備。

四端已絕。幸賴陛下誠敬。格于皇天。天心仁愛。屢

示災變以警。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夫大

臣而專政。孰有過於嵩者。又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

有叛臣。凡心不在君而背之者。皆叛也。夫人臣而背

君。又孰有過於嵩者。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

變。其災皆當應賊嵩之身。乃日侍左右而不覺。上天

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陛下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不見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十大罪。爲陛下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故載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刷。全家處死。此其爲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爲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陛下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題覆。先面稟而後敢起稿。

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指使絡繹不絕。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駕罪於人。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責。天下知有嵩。而不知有陛下。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踰僭。嵩一以票本自任。遂竊威福之權。陛下用一人。嵩卽先謂之曰。我薦之也。及黜一人。嵩又號於衆曰。此人非我所親。故罷之。陛下宥一人。嵩卽謂之曰。我救之也。及陛下

罰一人。嵩又號於衆曰：此人得罪於我，故報之。嵩竊
陛下之喜，以市已之恩。假陛下之怒，以彰已之
威。所以羣臣感嵩甚於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下。
下臣不意陛下之明斷，乃假權於賊手如此。此竊
君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已。人臣事
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
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人臣不敢彰
已之能以與君爭功如此。陛下苟有一善，嵩必令
子世蕃傳於人曰：皇上故無此意，我議而成之。又將

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爲書名曰嘉靖疏
議。欲使天下後世謂陛下所行之善。盡出於彼而
後已也。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君上之
治功。三大罪也。陛下之令嵩票本。蓋取君逸臣勞
義也。嵩何所取而令子世蕃代票。又何所取而約諸
義子趙文華等羣會而票擬。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
泄。所以題疏方上。愈練愈拙滿朝紛然已知。天語旣下。前講
若合符契。如錦衣衛經歷沈練劾嵩疏。陛下發大
學士李本票擬。本即使所善問世蕃。乃同趙文華擬

票停當。令文華袖入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卽劾嵩之疏。世蕃猶得票擬。餘可知矣。是嵩旣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弄父之柄。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此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輔臣。乃爲壟斷之計。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先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爲總督。姻親平江伯陳圭爲總兵。御史黃如桂爲巡按。朋姦比黨。講張爲幻。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

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
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
千戶。今任職管事。效忠與鵠皆世蕃後原文稍練養乳臭子也。
何嘗一日離左右而至軍。卽至軍亦豈能一人自斬
七首級。而假報戰功。濫竊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入
爲工部尙書。陳圭託疾得掌後府。黃如桂得驟遷太
僕寺少卿。是嵩旣竊陛下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
又以子孫之故。顯拔其私黨。此俑旣作。倣效成風。蔣
應奎等令子冒功。杖死遣戍。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

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貪冒。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貪虐論革。嘉靖二十九年。大同帥張達等敗沒。正口口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爲國家之心。豈肯用此僨帥以寄干城。而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指逼兵部薦爲大將。及鸞冒哈丹兒軍功。世蕃亦藉以陞廕。嵩父子於時嘗自誇以爲有薦鸞之功矣。及鸞勢出。嵩上反肆凌侮。故嵩嘗自嘆以爲引虎遺患。後又知

陛下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互相誹謗。以泯
初黨之跡。以蔽陛下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
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
知陛下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勾口背逆者。皆鸞也。
而受賄引用鸞者。嵩與世蕃也。進賢受上賞。進不肖
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姦臣。
六大罪也。口口犯內地。深入經時。兵法擊其惰歸。此
一大機也。而兵部尙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乃曰。京
邊不同勢。敗於邊可掩也。敗於京不可掩也。且口飽

自退耳。故汝夔傳令不戰。及陛下逮治。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無恐也。吾爲密疏保若。及汝夔臨刑。而後知爲嵩所給。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是嵩以不戰○此○原○文○所○給國而以死給汝夔也。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爲民矣。嵩於考察京官之時。遍令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 聖明洞察。留用。夫應豐乃 陛下供事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

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
嵩與世蕃降爲典史矣。嵩於考察外官之時。復逼吏
部將汝進罷黜。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陛下旣降
其官矣。其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黜罷
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
考察大典也。陛下持之以激勵天下之心。賊嵩
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
也。今府部之權。皆撓於嵩矣。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
尤其所專主者。嵩於文武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

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國爲心。惟日以
賄嵩爲事。將官旣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
以軍士多至失所。有司旣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
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利歸一人。毒徧天下。人人
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撫卹之恩。豈足
以當嵩殘虐之害哉。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口口
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先朝風俗。淳
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一少變。至嵩爲輔臣。諂諛欺
君。貪污率下。通賄慝勲者。貪如盜蹠。而亦薦用。奔競

疎拙者廉如夷齊而亦罷黜。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
彌縫者以爲有才。勵節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
爲練事。卑污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
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
利。天下所以皆尙乎貪。嵩先好諛。天下所以皆尙乎
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
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
耳目。以陛下之聰明。而若不知者。陛下待臣子
之心。出于至誠。賊嵩事。陛下之姦。入于至神。以至

神之姦。而欺至誠之心。無怪乎墮其術中而不覺也。臣請更以嵩之五姦言之。知陛下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嵩欲託之以伺察。聖意先用重賄。結納于陛下。一言一動。無不報嵩。報則酬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錯。嵩皆預知。故得遂其逢迎之巧。以悅陛下之心。陛下悅嵩之能盡合而謂之才。不知其先有人以通之也。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其姦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言路。故令義子趙文華爲通政使。凡疏到。文華必將

副本送嵩。與世蕃先閱而後進。疏內情節。嵩皆預知。少有干涉。卽爲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疏。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撫飾。是陛下之納言。乃賊嵩之警犬。其姦二也。嵩旣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廠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世蕃將廠衛官籠絡。迫結姻親。夫旣與之親。又豈忍發露其惡。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而結親於此。欲何爲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陛下試詰嵩諸孫所娶者誰女。立可見矣。是陛下之爪牙。乃賊嵩

之瓜葛。其姦三也。廠衛旣已親矣。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於進士之初。非私屬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與給事御史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輒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旣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爲之餞贐。或心有所愛憎。則授之論刺。爲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卽陞京堂方面。夫受嵩之恩。旣如此。附嵩之效。又如彼。以故科道諸臣。寧忍於負。陛下而不敢忤於權臣也。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其姦四也。科道雖入

其籠絡而部臣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託之親識。或結爲兄弟。或招爲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故嵩得預爲之布置。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故嵩得早爲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爲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陛下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爲誰乎。此真可爲流涕者也。陛下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其姦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五姦一破。則

十罪立見。陛下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

生之塗炭乎。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一萬五

千餘里。道塗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

復今官。僅將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沉。可圖

報於他日。而顧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覬難成之功

取必至之禍哉。願陛下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

不捨再生之身。以報陛下。况臣狂直成性。忠義鬱

結。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已殛死。獨嵩

尚在。嵩之姦惡。又倍於鸞。將來為禍更甚。舍此不言。

○申○此○一○段○纏○綿○懇○到○原○文○既○佳○略○易○數○語○

○更○跌○右○淋○瀉○如○夏○山○至○言○讀○之○動○心○此○鳳○洲○妙○筆○

○不○可○及○也○

更無可以報。陛下者。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姦。或召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賊臣旣去。豪傑必出。賞罰旣明。軍威自振。口口畏。陛下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矣。內賊去。外賊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疏奏。上悲公戇而相嵩方以它事得。上意。構公復下錦衣獄。詰公何自引二王。公對曰。非二王。疇不懾嵩者。且王家事。渠寧不憂爲嵩敗耶。獄具。詔。

杖至百。有遺公蚘蛇膽。謂服之可以禦杖。公笑曰。吾自有膽。何蚘蛇為。却之。第飲一卮酒。畢。受杖。送司寇。獄公創甚。至夜半而蘇。獄吏內畏嵩。屏去藥食。公碎蠶盃。手破諸腐肉。血稍稍起。司寇當公詐傳親王令旨。絞中外駭。且怪。以人臣阿私。侮三尺。不宜至此。而郎史君坐。稍持獄謫矣。佐重公辟者。侍郎王學益遷矣。公○公在獄○獄讀易○易有吉○吉凶消○消長○長只○只幾○幾希○希自○自從○從會○會得○得義○義皇○皇矣。公以冬月行論。從容讀書。不輟。且曰。丈夫會有死。

易之句與文王箕子何異

死分耳。天得無稔嵩。僂之耶。將奈國體何。是時海內士大夫陰傳錄公疏。至紙為貴。而公當出朝。審諸中。

貴人夾道指目公勞以酒肉袖白金而遺之至枳道

此○俱○勝○原○文○

不得發公悉謝不受或謂中貴人是不齷齪若曹者

曰楊公天下義士今得見之幸也卽齷齪固當而又

竊指公三木歎曰奈何不以囊相嵩而囊楊公也

上意且惜欲免之居二歲而獄有失律逮冬月行盡

人藉藉謂公且不免有爲公居閒相嵩者曰公不憂

萬世耶相嵩曰吾行當爲救之且卜之其人復前說

曰卜之鬼乎人乎夫人則奚卜也而鄉胡植鄢懋卿

曰不可公不覩夫養虎者耶乃自遺患相嵩者領之

已更有蜚語聞上。竟以十月晦論死。公臨當赴義。出
所著年譜授其子。應尾曰。後十年可開也。復爲詩二
章。其一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未了事。留
與後人補。其二曰。天王自聖明。制度高千古。生平未
報恩。留作忠魂補。蓋慷慨曼聲長嘯。以沒公沒之七
年。而相嵩姦狀大露。上采御史鄒君應龍言。逐之
歸。戍其子世蕃。又二年。而御史林君潤白發世蕃大
逆狀。論棄市籍其家貲巨萬萬。嵩削籍寄食於人以
死。又三年。而天子崩。遺詔褒錄諸死諫者。吏部以

公名居首。贈太常少卿。賜錄一子。太學生。無何。用給事陳君瓚言。賜公諡。諡忠愍。用御史郝君杰言。賜祠公於保定。額曰旌忠。嗚呼。國家之所以爲楊公者。足矣。當公再上疏。再得罪以死。天下稱公之忠。痛公之冤。而不知公之功。實在社稷。天下知先帝之怒公。至僂其身。而不知再用公之言。以格鸞嵩之姦於後。天下知今上仁聖。數用言官言。褒卹公。而不知其陰體先帝之遺意。嗚呼。公可以含笑地下矣。公生於正德丙子五月十七日。歿於乙卯之十月晦。春秋四十。

配張夫人。胡邨處士杲女。婉孌有志操。嘗上書請代公死。報聞。丈夫子二。長卽應尾。太學生。娶教諭李君九臯女。次應箕。娶都御史王君遴女。王君蓋爲兵部時聞公下獄。慨然以女許聘者。也。而又有嘗許公婚而自悔。匿避弗顧去者。令其人在不重悔。忍然下汗。耶。天子旌公之明年。而應尾謀改葬公。持公所自著年譜。徒步冰雪中八百里。而謁世貞曰。先子之沒嚮者。實藁葬焉。而未有誌銘也。將渡江。以請於少師華亭相公。而藉吾子之狀爲先容。不佞謝弗文。應尾

實○一○句

又○相○形○一○段

泣曰先子之遺意也。不佞重謝弗敢。蓋忠愍之沒。相
嵩實怒不佞而嫁於先君子。有至痛焉。應尾重泣曰。
不得子之狀。無以辭於少師公也。先子卽死且不瞑。
既而王君以書來。日子爲狀。而乞誌銘於鉅公大賢。
忠愍公意也。不佞弗獲已。爲著狀。而淚涔淫流弗已。
至於序錄。公遇難事。則大慟幾絕。投筆者三矣。其辭
之不能次。固宜也。公所上劾相嵩疏。傳人人。國史記
之。不佞故直書其文。而稍去其浮漫者如右。

隆慶戊辰冬十二月同年生吳郡王世貞謹撰

十二月同平聖吳王世直

不封其首善其突而蘇志其

不封其固宜也公視土故

不封其私也厥後事限大

不封其意也不封也斃曰

不封王探以書來曰于

不封于之無無以翰外少

不封其不封而款外我探

不封其于之意意也不封

不封其于之意意也不封

明兵部武選司員外郎贈太常少卿諡忠愍楊
公墓誌銘

賜進士及第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
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制誥知經筵事國史總
裁致仕華亭徐階撰

公諱繼盛字仲芳別號椒山忠愍者諡也國朝之制
非大臣不得與於易名公位下乃得諡者今皇帝
御極遡觀化源謂公死諫節甚偉宜尊顯以勵士大
夫故奉遺詔贈公太常寺少卿廕子應尾爲國子生

而特賜今諡。其義則取諸危身奉。上在國逢難。云初。公舉嘉靖丁未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師事大司馬苑洛韓公。盡通其天文地理。太乙壬奇兵陣之學。名聲重一時。辛亥遷兵部車駕員外郎。當是時。大將軍仇鸞驕。然心憚口欲利啖之。以緩兵。請與口爲馬市。有成議矣。公上疏斥其不可者十辯。其說之謬者五。鸞因詆公撓邊計。惑衆心。詔錦衣衛逮公置訊獄。具貶狄道典史。踰年擢知諸城。尋遷南京戶部主事。又遷刑部員外郎。調兵部之武選。嘗獨居深念。至

夜分配張安人問其故。公曰：吾受上恩，思有以報耳。安人曰：嚴相國方用事，此豈君直言時耶？公不應。而心自計：欲報恩，其道莫如去姦人，使不得亂政。遂以癸丑正月疏論少師嚴嵩十罪五姦，請召二王問狀。公意以嵩在位久，其黨羽布滿中外。上卽問：必不肯言，而今皇帝以明聖在東府，冀一召問可盡發得其實。嵩更借以爲讒，詔逮公。訊所以，引二王者，公具對侃侃。至斷指出脛，不易詞。詔杖公百，送刑部獄。郎史君朝賓議從輕比，而其長貳皆嵩黨，竟當公詐。

此○處○俱○簡○括○

○問○二○王○是○大○關○鍵○不○可○無○此○一○段○流○

有見思公全集卷四

三十四

傳親王令旨絞公之將受杖也。或遺之蝮蛇膽却不
 受。曰：椒山自有膽。或謂公勿怕。公笑曰：豈有怕打楊
 椒山者。及繫刑部。創甚。吏畏禍莫敢睨公。公乃自破
 蠶盃刺右股。出血數升。已復手小刃割左股。去其腐
 肉。有觀者咸為戰慄。公顧自如。在獄三年。以乙卯十
 月晦死西市。臨刑賦詩云：浩氣還太虛。丹心照萬古。
 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泣傳誦之。嗚
 呼！士方平居語及節義。往往扼腕張眉目。自謂能之
 得來。一旦臨患。害僅如毛髮。輒心悸色變。不敢出一辭。或

○看○此○段○淪○連○感○慨○從○史○公○自○序○退○之○柳○子○厚○墓○銘○

走○匿○以○規○苟○免○有○能○自○奮○如○其○言○者○寡○矣○未○有○蹈○必○
死○而○不○懾○者○也○偶○出○不○意○蹈○一○死○及○既○脫○率○深○自○懲○
創○毀○方○以○爲○圓○又○或○自○滿○足○不○復○肯○爲○危○言○正○色○者○
有○矣○未○有○慷○慨○激○烈○赴○再○死○而○不○顧○者○也○公○始○忤○仇○
鸞○偶○不○死○奔○走○絕○塞○間○稍○稍○徵○用○去○訊○繫○時○無○幾○痛○
苦○之○狀○宜○猶○在○心○目○張○安○人○所○以○語○公○與○古○牛○衣○之○
說○亦○何○以○異○而○公○不○懼○不○惑○卒○直○諫○以○殞○其○生○此○其○
視○唐○乎○方○諸○人○且○猶○過○之○矧○世○碌○碌○者○耶○公○死○之○歲○
刑○部○郎○今○藩○叅○王○君○世○貞○爲○求○救○於○嵩○所○厚○嵩○曰○行○

卜之。其子世蕃不可。而其黨鄢懋卿等亦相與爭曰。不殺某。所謂養虎自貽患也。故公竟死。公死而地爲震者累年。其後給事中今中丞吳君時來。刑部主事今中丞張君翀。太僕卿董君傳策。相繼論嵩。嵩又將殺之。奏上。地忽震。先皇帝悟而止。由此觀之。精誠之至。天地且爲之動矣。嵩業已仇公等。其必欲殺公。不足怪。彼黨嵩者。獨何心哉。夫其導嵩以殺公。恐遺患也。然公死七年。先皇帝用御史今中丞鄒君應龍言。罷嵩政。逮世蕃。謫戍嶺南。又二年。御史今中丞

林君潤發世蕃逆狀詔棄市籍其家則夫所謂患者
果可以計免否也公死時應尾尚幼藩叅君與其友
段○最○不○可○少○吳君國倫徐君中行宗君臣倡諸縉紳經紀其後事
兵部主事今中丞王君遴歸公喪且以女婚其次子
由是諸君者相繼獲罪而藩叅家禍尤酷今十有二
年公既受恩卹於朝又以御史郝君杰請建祠保定
賜額曰旌忠天○定○自○在○諸君亦次第登用而嵩之黨則盡已斥
逐嗚呼後之欲爲君子小人者可以鑒矣公先世小
興州人洪武中有諱伯源者奉詔徙容城傳四世至

青。青生贈兵部署員外郎富。是為公考。公生以正德
 丙子五月十七日。年僅四十子二。長即應尾。次日應
 箕。皆張安人出。昔歲甲辰。公領鄉薦。卒業國學。予時
 為祭酒。奇公文。因日進。公為講說經義。與所以立身
 事君者。公亦不鄙而聽之。故予與公相知深。公死。予
 悲之。倍於眾數。謀於中丞王君。視諸孤。而日跂望於
生不能救。夫何悲為。
 恩卹之及。去年幸聞末議。然後所以悲君者。獲少紓
 萬一焉。某月某日。應尾應箕。改葬公定興縣東引邨
 之原。奉藩叅君狀來徵銘。予義不得辭也。為撫公大

節。俾歸而納諸墓中。若公居家之行。狄道之政。詳具公所爲年譜。及藩叅君狀。銘曰。

萬物稟氣以爲命。公生其中得厥正。位卑身仆益自奮。君恩必報以死殉。人心爲憤地爲震。歲星一終天乃定。羣姦漸滅主神聖。易名建祠錫贈廕。制詞前後相輝映。嗟公一死重孰並。我銘揭之爲世鏡。

卷之四

陳南登眺望則與公一其重慶並非渝府之風世

平歸天次安堅交遊漸主輒望以谷數師德誠誠師

自奮存恩激辭以飛與人心為計此誠誠誠誠一

萬壽集深以飲命不全其學誠誠誠誠誠誠誠誠

大洲為平雷天藉終昏為維日

曾與誠誠誠誠誠誠中其公誠誠之於終誠之如誠

碑記書曰夷州里字樹之風靈訓碑其公碑首始
百册敕賜旌忠祠碑人然順應其海也國公香夫

今皇帝御宇首遵遺詔錄諸直諫臣生者敘用死者
贈官祭葬錄其子有差於是兵部武選司員外容城
椒山楊公得贈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廕一子應尾
爲國子生薄海以內郊壘之衆與夫樵兒牧豎無不
悲酸以爲先皇帝之明且仁能鑒公忠誠於憑几
之夕也又莫不曰新天子之孝且仁能急於繼
先皇帝之志卹其遺忠於嗣服之初也乃商人白受

采等奏願捐貲以祠公於都城弗報乃容城士民走上官欲祠公於其邑乃保定士民走上官欲祠公於其郡乃副使曹君金以其士民之意白巡撫都御史曹公禮出庫金一百二十兩畀容城縣立祠旣給事中陳君瓚以謚請則詔賜謚其曰忠愍旣巡按御史郝公杰以祠請則詔賜祠其曰旌忠嗚呼公之忠天下之達忠也其誦公之寃而欲得公以祭者蓋徹乎百世無論商賈暨其鄉人然則朝廷所以爲公者夫亦至矣書曰表厥里宅樹之風聲嗚呼於公何有哉

祠成將以某月某日奉公主卽祠而血食焉應尾以
余聞風於公者乃丐記其祠事余奚忍詞公哉當公
之抗疏也余正赴禮部試與同志上虞陳君綰都勻
陳君珊六七子會文於觀音寺之佛堂客有從外來
者謂公杖垂死且擬刑會中人驚起屏氣余投筆曰
夫如是將焉文以我能執白麻往訴之二陳君曰誠
然願尾余姓名其明日以草視二陳君二陳君曰聞
當官業有持獄者其毋亟試而舉爲之不愈乎乃寢
夫宜春之甘心於公寧慮遺患哉亦以懼夫繼公而

言者愚矣愚矣國家養士二百年深仁厚澤霽霈海
內卽不遠稽當議禮議獄之時士之奮其間者以百
計其死杖下老戍所者踵相接蓋已消阻無纖悉氣
矣乃太僕西川楊公侍御關西楊公皆以強諫起至
於宜春父子竊弄威柄言者類獲重譴卒不能禁在
公尤竭志盡詞不遺餘力斯所謂愈出而愈奇也乾
坤正氣在天爲日月風雷雨雪在地爲江河嶽鎮生
則爲人則爲忠爲孝爲盛德爲大業死則爲神明薄
日月激風霆和雨露慘霜雪浩江河峙山嶽誰爲爲

之誰爲止之公卽不在世間而其震動天地激勵人心百世如生余獨以後死遭逢全盛雨露不殊枯榮異勢嗚呼余甚慙於公公赴義之詩曰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又曰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公以忠魂補乃誠補矣公之事定矣余獨後人幸一息尙存則視公一息皆餘生恩奚從報事奚從了故曰余甚慙乎公勉慎修履庶幾哉貞婦無負白首余甚懼焉余甚懼焉公少也孤卽以忠義自許初舉於鄉入太學從事華亭徐公學文乃遂見道旣舉進士從事苑

洛韓公學樂乃遂知音及謁闕里過泰山明義利生死之關而悟學無止法適北事孔棘誓掃邊塵時仇鸞怙勢爲開馬市之議力言其不可者十爲說謬者五鑿鑿據經爲鸞所中被撻降狄道典史鸞誅四陞進武選司員外公思國家屢陞厚恩欲舍身圖報至秉燭獨坐夜深不寐乃感於宜人之言遂草疏列故相嚴嵩誤國十大罪五大姦比入朝未浹旬也疏上天子動容卒以嵩旁語乃下於理中以引用二王之故徧受諸杖具不屈遂被大杖擬重獄竟以姦嵩

曲計附失律諸人後槩卽命焉寃哉寃哉刑而及於
諫臣蓋今古未兩也公精忠奇節炳耀國史然人能
知公之忠於劾嚴相不知其阻馬市之議爲塞開邊
大釁人知先皇帝之卒去嚴氏而不知公之言先
爲之投種人知今天子之能卹公不知危疑之際
賴公以發其奸爲有功於朝廷如公者忠莫忠焉而
具茲三偉功厥祠宜永世祠定址於保定從郝君請
也費取諸官帑合都御史曹公所畀金而成之也董
其成則知府賈淇乃紀其事而歌以侑神其歌曰

名嶽降靈來太行聰明正直剛以方騎雲而下三
輔彭秉節委質何相羊奸諛得志越厥常國是日
非寵賂章逆黨扇禍釁啟疆駕言馬市爲國殃公
怒衝髮抗厥章中遘憂患謫西羌逆誅被詔服上
襄天子隆恩不敢忘投身報主臣道常稽首萬
言慨以慷嵩禍甚鸞何可長臣身不辭塗干將
天子動色心徜徉奸臣膽落走且僵視死如飴氣
彌揚竟以刑化返故鄉臨義之音何恨恨披依五
雲肝與腸帝曰朕有遺直古忠良何以旌之豐

其藏以葬以祭泉壤光錫之祠宇鎮北方泥金有
敕何輝煌魂兮豈不來洋洋公昔遊魂七陵旁假
翼天路景雲翔逝如驚電掣天荒北驩之人徒俚
俚公歸不歸歸有龐儻獨有靈來清揚聞其風者
氣復昌憑人萬古扶綱常匪直也人獲其祥等河
配嶽久且長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
敕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前吏刑工三科左右給事
中僊居吳時來撰

敕賜旌忠祠碑

賜進士及第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知制誥經筵實錄典誌總裁
淮南李春芳撰

賜進士出身榮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致仕郡
人高耀書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前奉敕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郡人孫慎篆

隆慶二年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郝杰言臣所部保

定府故贈太常少卿楊繼盛產地也其吏民爲請立
祠哀死勸生以詔永禩謹奏闕下候可 上從之賜

祠曰旌忠於是保定守賈君淇繙閱故牘得前都御
史曹公亨副史曹君金何君東序捐公羨爲公葬祠
未竟事有金若干因四倍之卜地城西門庀材鳩工
埏埴繩鋸中三楹以居公像而兩亭其旁刻公所爲
二疏者翼廡重門甃而環之軒軒肅肅道路流涕於
是礧石爲碑以辭屬余余與公同舉進士而心高其
義爲之碑曰公諱繼盛字仲芳少時家貧嘗爲其兄

飯牛云然性嗜學不辭勤苦以就其業嘉靖丁未舉
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地閒務簡遂以其餘力問典
章於鄭公曉論樂於韓公邦奇講聖賢之學於大儒
先生已遷兵部員外郎當是時口薄都城方得氣去
而咸寧侯仇鸞驟貴用事兵政屬焉鸞欲與口通馬
市以羈口而固權公乃抗疏論其十不可五謬大指
謂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非國家所以內自完而警
服狡口之道也其弊必至於廢邊防深敵師損國威
不可以善後其說甚具中肯綮而逆於鸞遂下錦衣

獄貶爲狄道縣典史無何而鸞族誅乃卽貶所起公
南京戶部主事三日而遷刑部員外郎改兵部員外
郎當是時分宜嚴亦誼公而惡鸞欲引公之重以自
爲也公聞之笑曰去一鸞復就一鸞天下有烈士丈
夫爲匪人用者耶且天下苦公久矣毋使滋禍於是
具疏數嚴大罪十而 陛下所以不知者以嵩有大
姦五其道貞其行獨其氣奮其詞深覈而不浮剴切
而詳白累累蓋數萬言夫人情莫不嚮其所榮而恩
其所知就其所便而不趨其所苦公起顛頓還中朝

嚴方自以爲功而公裁以大義歸身於國曩者靡爛
箠挺慘於鋸鑿瘡痍未合而彈刻之章再上頸可齧
舌不可斷身可殺心不可折非質忠性義有滄勃糾
纏於中而不可散解者耶使公疏而用海內早卽衽
席之安朝廷晏如也而是時也嚴輒能移主上心遂
復下詔獄杖至百論死居二歲嘉靖乙卯十月晦而
竟死西市矣又七歲而嚴免遂不得良死又五歲而
今皇帝奉遺詔贈公太常少卿錄其子賜諡忠愍
祠焉於戲休哉夫公所以報主上與主上之報公者

豈不交厚耶人臣錄於朝頂踵皆主恩也故不以君
之識不識而死其官所以報非以求報也故曰公厚
然論定於久而賞溢乎制亦不問事之成不成而報
忠優於報功故曰主上厚人謂先皇帝神鞠寔誅
卒戮大慙不爽而公以不幸先其禍痛憤何極然不
痛憤又何以章忠臣之節與公先皇帝今上咨嗟
崇獎至意哉故世必有大痛而後大快之斯公之所
爲垂譽長久者耶所爲祠者本發於二疏余故表公
大節而略其他且爲辭以侑神焉辭曰

流旭兮且開照靈旗兮驅昏霾輪迴焱兮左黔雷
團元氣兮惠來帝嘉女兮怛女撫女壯兮下土鸞
天弓兮殪天狼血含光兮注牙幢載逢干兮與俱
行青虬兮白螭雲中兮遨嬉厲余齟兮陽谷滌余
腸兮桑乾靈來兮不來不來兮心悲彭咸參兮萋
弘伍靈番番兮肅然而來下爲民正兮終古羗焉
窮兮社而稷女

隆慶四年歲次庚午八月吉旦總理紫荊等關保定
等府地方兵備山東提刑按察司副使朱卿保定

府知府賈淇同知陳其愚通判馮惟敬張燭管工
 通判薛侃推官蔣希孔清苑縣知縣龔紱縣丞畢
 貴典史陸世賢立石

功山遠香澤公巖然而來不為以五公錄古詩
 謝公桑涼盡來公不來不來公心悲道如筆不
 存青鹿寺自融梁中不盡散風余謝公謝公謝公
 天旨令誠天賜血舍米公昔不難道
 圖示諫公惠來帝憲文公出文無文批公不
 漸賦公且開開靈城公謝公靈城縣丞公立德雷

舍坊祠堂記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戶部尙書侍經筵奉敕總督

草糧儲前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崇陽汪宗伊撰

賜同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奉敕協理京

營戎政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霸州王遴書

賜同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奉敕總督宣

大山西等處軍務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安肅鄭

洛篆

夫國於天地與有立焉寧獨其法制具哉蓋必有忠

貞敢諫之臣能摘主闕摧權奸力圖公室之安卽九
隕其身初不爲回向易慮以成其義若是者蓋古今
賴之當世廟時忠愍楊公以車駕員外郎疏折動
幸臣仇鸞謫狄道亡何鸞敗世廟心內直公一
歲四遷至武選員外時分宜方馮寵恣睢竄朝政公
欲因癸丑歲旦日食上狀寤主卽於歲暮之塗次削
草疾馳入京師余幸與公同曹晨從錦衣後並騎道
上行適前驅者至謂日當食詔罷習儀公因過余邸
舍故秘之會元旦雪禮臣請更爲賀官家欲罪諸靈

臺占候郎而同曹主事陳君一松聞以耳語余因密請公疏且緩入比銀臺亦以節假禁封章至望後三日公疏方上言分宜罪狀大姦五可召問二王知之分宜因挾此爲讒遂復逮錦衣衛詔獄而疏中言嚴鵠冒功事下曹覆奏分宜子世蕃預爲覆草以授其黨江曹郎冕袖屬主覆者周曹郎冕周日嗟乎是可忍也余從旁益愆愆周君謂覆疏如所指獨不爲楊地卽國例公論謂何於是周力陳其冒功謂一世所共知并以分宜姦狀上聞已復逮周下獄出爲民余

亦以內批罷官公竟從吏訊赴西市嗟嗟以公之才
其卓犖閱偉無論其他卽太乙壬奇堪輿兵陣諸家
書亦皆綜習居嘗議天下事亶亶若泉注其論謫賜
環後藉令苟以世俗爲心卽隱忍就列可立取通顯
乃身再詔獄斷指節出脛骨繼以割肉擢筋流血數
升將卒猶賦詩以見志非夫天植其忠能然哉顧余
獨有感於 世廟之明以公之忠而竟陷死地豈非
以奸臣柄事羅織成族義難自明而余顧遇熙際復
起至今官迺知士所遇有幸有不幸而於心固當不

易云然 世廟末載罷分宜械其子棄市并籍其家
而公以遺詔贈 奉常廕一子賜祠額曰旌忠卽童
稚至今談者猶切齒嚴氏艷慕公神明故士所自處
有彼不在此亦較然矣至於嚴黨旣盡朝政潔齊迄
於今並稱熙洽雖由明良相得致然而公之忠貞能
使天下國家所恃以並立者益不可泯余故詳著之
使世之瞻拜祠下亦將有感於斯祠在邑庠之左督
撫劉公應節孫公丕揚督學傅君孟春賀君一桂兵
憲高君文薦王君璇徐君學古知府劉君泮賈君仁

元各捐金助之而知縣王子德新張子與行相繼成
之云

萬曆八年歲次庚辰夏月吉且立石

與天不圖災禍對以並立皆益不取斯余其精善之
時分難難期前聖由興夏時難難而公之忠貞道
廣其不亦此亦難然矣至外氣難難難難難難難
其至今猶存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
而公以數語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
其之然其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

墓祠碑記

容城楊忠愍公在嘉靖之季以論劾奸相嚴嵩遇害
藁葬定興縣東引村至隆慶元年遵 肅皇帝遺詔
贈官賜諡予祭錄廕又錫祠於保定府額曰旌忠而
後公之寃始白至 今皇帝天啟三年俞臣翔之請
予公諭葬蓋追行 莊皇帝 顯皇帝所欲予而未
及予者而後朝廷所以卹公之典始備然公東引村
墓距直道尙三里許獨墓碑在道側凡往來其下者
率徘徊歔噓而不能去天啟四年夏翔被召爲少司

馬濱行與定興令王君永吉謀卽碑所建墓祠塑公
像以便瞻拜憑弔與保定之旌忠者相望而後民間
所以風公之烈始久嗚呼古忠臣烈士不幸而死於
奸臣之手如伯嚭之殺伍子胥王鳳之殺王章曹操
之殺孔文舉王敦之殺周伯仁李林甫之殺李北海
盧杞之殺顏魯公秦檜之殺岳武穆者非一而獨公
與武穆至今英雄之恨未銷雖小夫婦人孺子皆能
誦姓名而感憤流涕所在祠廟不絕豈非其忠最烈
而禍最酷哉然武穆死宋遂以不振公死而 肅皇

帝感悟誅奸行公之所論列蓋予聞之故老公死踰
時 肅皇帝尙惓惓問公獄意欲釋而用之方知相
嵩附公名他獄辭以陷於死從此遂燭嵩奸而鄒公
應龍林公潤得相繼奏其力則公一死不惟無損

肅宗日月之明益增嘉靖中興之績古云殺其身有
益於君則爲之公之謂也夫公所欲誅者奸臣而奸
臣已誅所欲寤者主心而主心已寤所欲留後人補
以報者主恩而主恩已報然則英雄之恨雖未銷而
公之恨已無不銷蓋其殺身成人舍生取義其存其

沒社稷均賴之非區區以烈士殉名論也而後之爲
公惜者或謂身非言責死過於忠或謂公才兼文武
律厯兵戎主眷方隆圖報有所不宜僅以言死或謂
誤引二王開奸人以羅織之釁夫其時言路皆奸黨
也公安得弗言害無大於嵩則報無大於去嵩公何
惜一死且奸人設筭奚患無辭以嵩世蕃賊虐而翼
以胡植鄢懋卿何鰲王學益曹天佑李天榮劉檟輩
公卽不詞及二王豈無所以死公者此皆身名與君
父較重輕揣利害其見反出小夫婦人孺子下又安

足與知公之心哉公死迄今七十餘年而人心之思
慕者如一日吾知過此事會感激捐軀弘濟賢者當
必師公所爲卽小夫婦人孺子亦將有取嵩世蕃植
懋卿諸兇人像貌跪仆公之階庭快榜擊以懼奸邪
如武穆祠焉則英雄之恨未銷正公有功於千日不
死之人心矣當時不避患難周旋公者都御史王公
遴大司寇王公世貞比部郎史公朝賓丘公秉文應
公明首請錄公忠者冢宰楊公博請謚公者御史陳
公瓚請祠公保定者御史郝公杰題公墓迄碑者冢

宰孫公丕揚今捨地爲公祠基者邑孝廉范子士楫而畢力建祠費不煩民役不稽時昭往勸來助流教化者邑令王公永吉也此其人姓名皆當與公俱不朽凡公墓祠規制始竣年月日詳具王令公所自爲記中若其廟貌嚴翼肅然興起則予異日尙當趨拜而弔賦焉銘曰

嗚呼號孚以爲厲鳩壯決也笄日以爲明斗沫晰也謂忠爲無益井可渫也剽佞之刃還缺折也敦脈血拊用自嚙也噲正而噦冥辛夷揆也揮虹以

遁蜺靈旗揭也曾唵恒悲無穉耄也伊彭咸之故
居引邨以東轍也死乎不死乎俊與傑也

欽差巡撫直隸等處地方轄紫荆等關保定等府兼
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堂邑張鳳翔撰

天啟五年歲次乙丑春月之吉

天賦正卒歲突丁丑春凡之吉

聖繼餘儲察列汴隔濬崎史堂昌

趁波濤無首難等賦賦衣輝景賦

母氏聊以東增恩天平不浪平

楊忠愍公全集卷之四終

重修祠堂記

楊椒山先生賜祠之在保定暨容城與墓門者有三而郡西郭之有祠則自太守武公文達始迄今五十餘年矣敗瓦頽垣不可以妥靈爽惟與丐豎襍處於寒煙烈日中仰止者無所寄其憑弔歲甲辰余北歸過上谷魏子一鼈言之意愀然而力未能也嗣常公大忠以名進士來佐郡慨欲修復之魏子得拮据贊其成寓書蘇門來問記夫先生之名卽深山窮谷販夫野老無不知之逢又何容贅一辭余惟先生所學隱而未彰今日修復

之舉得觀厥成抑梓里後學者之大幸也乃不辭耄年
衰筆而爲之記余嘗思之凡今之仰止者大都曰以忠
諫而死先生當日力欲除奸反以觸奸而死卒以先生
一死而奸乃誅並誅其逆子惡黨先生之以諫死可謂
忠矣而忠可謂仁矣余竊觀先生之學得之造化之源
非獨以忠節見也先生年譜記受律呂之學於韓苑洛
公邦奇三月而得其數乃播之聲音各相和諧苑洛欲
制十二律之管備五音七聲各成一調先生精思連三
日夜而樂成嗚呼先生豈僅以忠節見哉卽此可概其